



逸德軒文稿卷三

睢州田蘭芳撰

同學諸子

公較

奉訓大夫雲南楚雄府通判袁公墓誌銘

公姓袁氏諱賦誠字與參世睢陽衛百戶祖可立
前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父樞以戶部正
郎權潯關僉謂才可禦亂特授本省布政司叅政
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公生有異徵十三烏程潘
昭度校士歸德愛公文拔置膠庠十四賓興于鄉
十八餼于三十人壬午州陷于寇時公年二十六

逸

德軒文稿

墓誌

一

隨父於蘇踰明年爲甲申貢于廷乙酉考授融縣
知縣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吳縣教諭丁外艱扶
櫬還里戊子服闋己丑補確山教諭亂後邑無絃
誦聲公至出己貲葺學舍日夕與諸生講貫其中
文學由是興起甲午陞山西沁源縣知縣縣在萬
山中田瘠不可耕濱於沁者尤善潰戶多流亾於
是積逋莫辦公爲招輯流移使復其所更請丈踏
久荒地地除其虛額歲減無慮二千金窮民爲之
少蘇縣境北際界平兩山對峙疊嶂復崖莽爲盜
藪土人李虎等潛踞其中時出侵掠公密請巡撫

奏發太原滿兵公爲之導入東山鵬窩溝追剿四十餘日數十年地方隱憂一朝蕩定公之力也已亥奉命變賣于在初兩山流移與土著爭田不勝遂獻之晉王而歲輸其租名雖王產實與各藩自置有殊公歷陳開荒投獻之由且言兩山用兵之後村落成墟雖西山有數家存皆朝不保夕無以承買急之恐生他變屢請必報罷而後已沁民尤以爲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應大兵代完逋賦皆取給於家先業爲之幾盡庚子陞廣西新寧州知州州當孫李焚掠之餘城中止存衙舍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二

終日行不見一人虎豹蟲蛇雜居之公嘗有詩曰牆頭虎過風腥入屋裏蛇行穴亂穿蓋可想其荒寂之槩矣未幾以給由單過限降一級去辛亥補雲南楚雄府通判雲南距家萬里舟車屢易而後至然郡土平曠士人多知讀書公顧而樂之忘其爲異境也久之署定邊事縣賦不滿千訟者稀少徠徠則冬夏披羊皮耕田語言雖不相通而畏官懼刑有太古風公尤謂與已相宜甫代還承檄入覲至都而吳逆之變作吏部請雲貴覲員改補奉旨在京支俸俟蕩平復任四月雲貴總督請

滇黔朝 覲官俱赴荊州軍前所開地方擇便隨
宜委用乙卯赴荆是歲以隨軍員多題請別補於
是又自荆赴部投牒歸而待次于家久之卒公跋
涉所至幾盡朔南其間惡巖駭浪瘴雨蠻烟無不
飽嘗雖云仕宦實則無異投荒故其自序曰先祖
方築東舍夢蘇明允先生來謁東坡從之明允顧
謂先祖曰渠來居是比覺則生余先祖喜爲前賢
所托冀以有成因命小字曰東居而鍾愛甚篤詎
知一身蹇劣半世落拓宦業文章萬不足以與東坡
爲役獨是跡徧炎徼若或似之以此徵夢殆可羞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矣公生于前萬曆丁巳六月十八日辰時卒于康
熙庚申六月十九日戌時初娶李氏貴州都勻府
知府夢星公女也次安次劉側室康與盧劉出子
二女三康氏盧氏子各一龜山遠定女長適州庠
生楊端次適太學生袁賢三適壬戌進士兵科掌
印給事王紳皆先公卒公卒時止一孫在蓋山子
也名士元未久亦殤今乃以其弟賦謹孫景朱爲
山後嗚呼亦可悲也公生於華臚酣習富貴者久
疑當驕侈脆情不任淡泊勞瘁乃服官所至皆以
清約勤敏著稱而孝友高簡充足爲後進法公早

失侍事繼母劉淑人如已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
畢必登堂揖問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則坐與
之言愉色承之語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終身如一
日視其弟尤友愛而督課則不少寬及其有立喜
甚暇日相聚一室論古今商詩文或品評書畫玩
賞銅玉極歡而後罷公善奕未嘗一當弟或問之
曰奕有爭道焉公性惡凌雜率常閉戶晚年多病
出入愈簡數月座無一客或臨池或覆古人之譜
于枰間以自娛今世士大夫多鄙內則少儀爲細
事不足道競以豪侈相尚往來酬酢無暇晷觀公
遺事亦當取以自飭矣公將卜以己巳十一月葬
祖塋右方其弟賦謙來請銘故叙而銘之銘曰
腴于家瘠于官人以爲難公則安篤于親閑于禮
公視若常人則俛有善宜樂無兒何悲人亦有後
家聲用隳疇昔公降夢來告淑儋耳海康坡遊未
足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四

皇清山東萊州府推官楸夫袁公墓誌銘

公姓袁氏諱天秩字崇之號楸夫睢州人二十爲諸生又十六年是爲崇禎壬午公舉于鄉越四年成順治丙戌進士授直隸威縣知縣調湖廣寧鄉縣知縣謫寶慶府經歷經畧洪公察其才畱從軍已而題授長沙府推官丁內艱服闋補授山東萊州府推官一攝府事未幾中制府言按之無狀制府內慚列上其事部議序依原秩而公則浩然歸矣公蓋生於萬曆戊申十一月十一日亥時卒於康熙壬子五月十六日巳時葬以康熙辛未十月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五

初二日未時其兆則城北豆子營其壙則孺人李氏副室劉氏附焉子四女一惟豫泰爲劉氏出餘俱孺人出孫十孫女十一曾孫五曾孫女三公之先實居晉之洪洞諱友諒者始來徙四傳諱臣是爲公之曾祖守印是爲公之祖父曰大德萬曆壬午舉人郴州知州郴州五子公最少十六而孤煦于母母慈而教公甚至諸兄各負才藻奕奕名起郡中而公乃不甘爲之後天啟丁卯兄聖期舉于鄉是時公初入庠序父老以兄所至期公而公則意若不以是自限也蓋自淬勵壬午流寇陷城奉

母避亂河朔轉徙林縣羈旅艱苦中未嘗廢書癸
未補壬午鄉試于蘇門公乃得雋乙酉 皇朝定
中原公始奉其母歸明年遂成進士其初筮威縣
也威經癸甲兵燹戶口凋敝公招徠有方民漸復
業時大亂之後風鶴未定而城垣傾圮人皆皇皇
無自固志公練鄉勇嚴保甲多爲捍禦備民始獲
安江南未入版圖大兵日南下儲需芻秣取辦地
方嗟咄求呼公應之以暇然常先期會而卒不至
擾無何以湖南新附治需能吏遂調公爲長沙之
寧鄉公疾馳赴任時境內伏莽未靖而無城可守
公飭兵衛積藜牙撫柔良而五溪潭澧一帶勢蠢
蠢動公知變必將起牒聞於上且間道走會城口
白之兵未及出而湖南復盡淪沒公不受先幾之
賞而反得離汎之罰然終以無城故薄謫寶慶幕
職未上會洪文襄公經畧西南稔公才命以自隨
時軍屯所在謀所以宅之命公築常德營舍數千
間程限急迫衆懼弗任公語同事曰雖工役浩繁
苟物力具備并日而興宜無難耳公乃材取諸近
匠擇其良目閱躬拊故事僅半於他人而堅好則
不啻倍之旣成復遣運糧益陽苦無艘可載則并

以責公公旋造旋載以次津發輸送不勞而三軍
絕庚癸之呼洪公益才公時新定長沙遂題公司
李是邦公念歸附屬耳人情反側非治以平允則
未易可安故凡論報數十案而民有咸中之慶公
雖爲法吏且知軍謀然一傳以經術欲準干羽裕
苗降典折亂之軌以靖茲土故未久民化其訓如
平世焉公南北馳驅弗遑將母每一念之則盡然
傷心至是以所治稍寧乃迎養署中依依膝下作
孺子慕值 覃恩得封父母公捧 綸入告然後

喜可知也未幾母亾公號泣襄事扶櫬歸經畧雖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七

嘆西南失一長城而卒弗忍議畱也免喪補萊州
甫上臺謁中丞知公廉幹卽檄署濟南濟南劇郡
案牘山積公皆親治之吏胥不得爲奸宿弊一清
屬吏兢兢奉法無不冰蘖自凜者山左民風刁悍
睚眦小忿輒輕生擊登聞以故大案纍纍公絕竿
牘卻苞苴不畏強禦不避怨毀人所遂巡首鼠者
公則執法不移嘗有巨豪坐繫法當死以賄當途
得脫僅予杖符下公立坐公庭如數杖之斃人咸
快焉一時姦宄屏息囂風漸革而忌公者投袂起
矣公旣以憊直與津要件常思有以中傷之以三

省總督隸任新未熟公治行遂以失出反者媒孽
公總督既中搆言中丞挽之不能止卒劾之劾下
巡撫治事卒無實總督亦悔爲人所誤乃得白部
議復公原職而公喟然曰直道難容吾其已夫遂
歸行裏蕭條觀者太息歸家閉門不與外事優游
數載而後終公天性方嚴敦尚氣節一切脂韋柔
媚之習耻如探湯故敷歷數任率多淹蹇然薑桂
之質老而愈辣家居時臺榭州史暴橫恣睢視里
紳如無有過公門則未嘗不悅而趨如負霜焉然
敦親睦族人皆庇如廣廈尤爲薄俗所難及爰樂
爲公銘銘曰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八

牙礪角鷹修翰凡且邪當之戰群繞指公百鍊屢
迤邐將誰怨太阿缺鋒銳見乃膝下極瞻戀怡聲
問婉容薦仁義足無弗善介與和因時變得邂逅
可無憾雖執鞭吾其願

處士侯君墓誌銘

康熙己巳夏五月商丘侯君叔岱卒方其病時余三往視之最後叔岱有書來訣中稱恐不能忍死待君余聞問倉皇策蹇往至則言語如平時且出其病中所爲詩使一一評較至某句君微笑曰奈何不稱佳耶獨顧其子向余曰士踰月而葬禮與有類於治命然者別僅十日而歿亦足覘君胸次灑落真以死生爲晝夜而不懷幽幽之戚者也其子進士明遵遺志卜夾祖塋之域而兆將於是年十二月甲申葬君以銘來請嗚呼余不銘叔岱其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九

將誰銘耶君生而頡偉廣顙隆準聲清而聽遠行步安徐眉宇時露英氣性廓落不以繩矩自將而量實有容余交君二十餘年得喪懽舒交激互礪卒未見能觸君而使之動尤篤縞紵之好一爲君之友生死皆被軫收好施而不望報讀書刻苦每有象外解人無賢愚皆由由然與偕而不屑去然中所別白卒亦不爽晚則刊落豪情寄趣於花隄壺觴間若忘衆長而欲處於無名者嗚呼余卽欲銘叔岱又安從而銘之雖然余與叔岱交二十餘年如與古人處終不敢不存其形似卽不文又何

不銘吾叔岱也耶康熙甲辰余始識君甲辰以前弗及見也君嘗酒間爲余道生長富貴早孤溺

志狗馬聲色祖太常公意弗善也時立余於前舉

祖宗發迹詩書締造艱難懃懃懇懇爲余訓余大

感悔乃從兄赤社長華仲衡弟朝宗出交吳伯喬

賈開徐作肅劉愚諸君子與結雪園社聲漸漸起鬻

序四方舟車過者未嘗不把臂定交久之見天下

亂形已成厭毛錐爲不足事去學萬人敵復慕戰

國四公子所爲喜求賣藥屠狗輩而容之衣短後

彎弓仗劍居然一熊虎之士矣及李自成破歸德

余合徒衆襲其幟號出入壁壘取所掠親戚而去

後至京師省世父而都城已不守因冒險南下抵

家說合太守桑公定計擒僞官使友人俘而獻之

友人簒余名得都督而余功不錄意未嘗以爲恨

其後許定國據睢州日噬鄰封復受桑太守推轂

訓練鄉勇以保障一方嘗率衆禦敵於寧陵西偏

以五騎先出敵數千突至張兩翼圍之顧後無繼

者度夫必不免因使一人負大將旗往來馳而身

與力士蔽樹立敵見旗影紛動而立者意復甚

疑有伏不敢迫相持至暮乃得解是時存亡在於

呼吸今與君對者實餘生也信乎兵爲凶器而古人慎言之及福王立於南都大學士史公可法出督四藩於江北聞余名招置麾下使分鎮白洋河已而興平伯高傑爲許定國所殺軍皆潰去毫宋徐宿勢將不支公進余都督職使扼泗州浮橋未幾天兵南下衆皆解甲余逸去潛踪沛碭山中久之乃歸耕於野少年逞一往之氣視大功可指顧成而今已矣乃知天下事誠非可徼倖圖也言已慘然浮一大白余交君時君已盡謝其舊日客衣大布冠夏草冬氈聚丹客鳥師獵徒酒人於一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十一

堂衣履垢膩語言喧褻君顧與之促膝偃坐大嚼長吸而不以爲逸凡郡中所號衣冠文雅則絕不與通人皆譏君比匪君笑曰誰是不匪者而使人吾室也却其議不用其兄仲衡亦屢以爲言終不聽君事兄最謹時君已戴白卽家中置一物役一人亦不敢專卽有過其兄責之屏息和顏傾耳而聽必其語畢色平然後敢去其兄亦撫之如嬰兒嘗見君食後坐而假寐呼之覺曰叔岱得無睡而傷食耶君多才工書能詩善鼓琴談琴每每入微余雖不解覺異於世之不知其事而姑妄言者聞

爲余一奏淪淪乎如見古樂之遺然以鬪雞臂鷹
故多不暇作每至長夏則謝遣諸雜賓垂簾讀書
室靜若深山向者諸人伏窺門屏間終不敢入每
與講晰文字一字一句反復究極必心徹其義始
罷讀六經時有所得則喜踴躍來爲余告尤愛南
華及子美詩每出一解皆非尋摘者所夢見風神
散朗如古高人逸士人見之必不信其能跨惡馬
逐狡兔肩摩市僧於塵土中高呼喧唱決雞雖雄
以賭其金錢也兩者絕不相及而君身兼之殆亦
不可測矣君真誠不欺人而性緩慢好行己意人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士

世町畦藩籬卒不得爲君設每晏客方肅容相對
忽起如別室或鼓琴或啜茗或竟就榻若無意於
更出者久之復來恪恭如初盡歡而別君猶依依
不忍舍也常出門已駕君則觀書與人對酒如廁
至數解鞍經旬日卒不成行而罷君言行不必信
果孚人則在言行之先故與人期多不踐而人不
以爲義不可復也許人惠多不究而人不以爲吝
於出內也急人之急多不量力卽事終無成人不
以爲營解未忠也遇能鬪之雞能鳴之鳥適意之
花木君必傾囊購之卽囊無一錢鬻田宅舉子母

不少恤也生平不言治生見持籌者鄙之不比於
人為時課奴而使之耕亦間為廢舉得輒不酬所
失人雖勸止之君顧自得卒為之而不悔於是人
皆目為憤憤君亦以憤憤自安嘗簡余曰家之所
以不理以內外無二我也不知有二我其不理當
更何如君既不以生計撙懷家亦遂至屢空其子
嘗以為憂君曰鄙哉徒為是戚戚也客至貰酒與
飲而興不損君晚益得趣於酒每園花爛熳晨起
曳杖往命童子攜壺隨之對花吟哦不覺陶然稍
間復飲終日率未嘗有醒時道病乃不復飲而詩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七

如初有據梧堂刻板藏於家君諱方巖叔岱字也
曾祖璣以孫貴贈兵部侍郎祖執蒲前戊戌進士
歷官太常寺卿父恪前丙辰己未進士南京國子
監祭酒母沈氏封恭人文端公族也娶田氏生女
一子四明曾魯矚皆副室朱氏出曾出後其弟方
聞孫孫女若干人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
日得年七十有三君嘗為諸生遭世變身佩虎符
作將帥且其子成進士貴贈將有日而以處士稱
者君志也君生平抱不可移之志而和光玩世白
眼睥睨視斯人舉如蠅蠅顧推鬪雞者劉三為備

行全德凡遇人稱當代賢豪長者君必問曰何如
吾劉三雖郡聞人君所敬禮如張昉徐隣兩先生

皆有遺議而於三終無間言君自負知人明慎於

推許里中則徐恭士陸林屋柘城則李子金宜興

則陳其年流寓則崔兔牀李華海吾州欲相親而

纔一見者則李當陽襄水若王黃門公垂孔貢士

林宗吳進士子淳湯文學元博尤所器爲有用者

論詩則劉榛鄭廉田作陸諤外槩薄爲檜以下而

無譏君濶余狹君緩余躁君磊落余猥瑣君天真

獨至余人僞未忘而顧當君賞二十年中包荒愛

敬盡禮竭歡人皆曰古鮑叔牙不知何如求之近

今蓋無有也昌歎之嗜卽君想亦不自解矣君微

言細事無不堪傳余不能叙述使有生氣誠於君

爲負爰揮涕而銘之銘曰

雋士填壑波未及生平零碎爲君拾纆短井深不

可汲如君颯然向我立起欲名之將焉執

逸德軒文稿墓誌卷三

十四

劉文學山蔚墓誌銘

康熙庚午商丘劉君山蔚卒其孤丕忱卜葬于壬申之臘月二十二日謁余請君壙中銘山蔚勿失怙頻遭禍亂終能岸然自異身成而名達其與人也樂道其善卽有過反覆開發不忍有所容隱經君推獎切劘者成就尤多亦可謂矯矯離羣士矣年僅五十六以諸生死爲可痛悼乃世論猶延延未絕懼其行無以太白於來世畧述所見俾刊諸石而藏焉他日陵谷雖移山蔚之真不可沒也山蔚姓劉氏諱榛系出桐栢七世祖誠始隸歸德尺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七

籍曾祖經祖思敬父浩是爲廣庵公廣庵公娶光祿卿侯公執躬太常卿侯公執蒲從妹無子副室張氏晚乃生君君生七歲而廣庵公歿踰年爲崇禎壬午城陷侯孺人罵賊死獨君與其母在旁人危其不立君乃拔起孤童高自標致舞象時已儼然參名輩坐席十七補學官弟子意益廣講詩于鄭君介夫而今中丞宋公就與論交君性冲穆落落不大與人親卽意所最向比巷而居亦不數過其家人間訪之庭戶寂然披其帷山蔚未嘗不在也呼之起相對不少欵曲一二習君者安焉他固

不能無望于君也於是衆口嗷嗷百恠交作山蔚
幾死于構慮無以塞羣怒遂賃廡于侯氏之別業
旣覺處靡駢所愛子復天幽鬱困瘁生理幾絕然
君氣彌厲每以古人自處而大肆力于學名由是
日起遂受知于當代之偉人如吾師徐邇黃先生
頗許爲知學潛庵湯尚書每贊雪園有志之士於
孫夏峯必首君文筆秀潔合法多得之徐孝廉恭
士填詞則津筏于陳檢討其年而登白石後村之
岸者也向之翁訛譎張轉而推君爲典型事必咨
而後行矣四方以文字來請無虛日慕悅而願爲
執鞭者殆遍海內也君方收拾前輩之遺文傳之
隨所問荅以啟牖後進而一病三日死矣嗚呼痛
哉頓覺中州千里爲之寥落蓋不止爲一人惜也
君初娶沈氏繼楊氏子二女二惟丕歷爲側室李
氏出餘俱沈氏出原君生平寡言笑治已嚴靜用
財有方而慎以取友尤加意貧交如余與李華海
張玉標輩皆終身弗替于禮苟拂君意雖甚富貴
卒不得以勢利拘也君果於以義自予而不恤入
言遇輕豪年少輒抗行輩以臨之遂以速謗狷狷
至不忍聞然遇君廣座中未嘗不歛容屏息訥粥

然仍以丈人行下君也嗚呼君誠賢矣其行視伊
川晦翁文視昌黎詩視樂天不逮明白彼猶不免
此又奚尤哉君所著諸書具在其得失類有目皆
可辨而已變亂如此况隱微疑似之介易以誤人
而顧須與之爭乎爰爲之銘銘曰

心乎愛矣夫之貌可美于徐公方茂爾惡娶孤女
乃云窳婦翁亦可畏也民心囟中哀今之人胡不
昭而聳埋斯文於幽宮庶幾俟於百世使知言君
子讀之而有所取衷嗚呼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七

張元勳墓誌銘

康熙己巳余謬尸道存書院從學蓋十餘輩而張生淑文與焉是時淑文甫入庠序年甚少才甚高疑且有難御之氣顧恂恂執經無汰色及省其私則閉關危坐衣冠竟日絕不與同舍生閑語同舍生亦無敢過而窺其室者心竊器之越二年卜葬其親於湖莊之舊阡狀所行奠幣拜余庭以壙中之銘爲請其親則吾州夙昔所共推爲諸生祭酒張元勳也憶故明之季北城未淪於水元勳與余居相向時余初離孩抱每走外家必經其門則見有昆弟聯翩如玉人絕街而入於東舍率以爲常歸白吾父吾父曰此張氏雙鳳也伯曰銘鼎與我同補博士弟子員其時年僅十四他時廊廟選也小子亦有意乎余雖童顛然心知慕悅之未幾城陷於寇余問家畱都聞元勳固已先在仍以向者所懷一就訪之不直也旣而尾隨長者後與一立月斗門橋啜茗秦淮水檻而已迨 皇朝平蕩中原各返故居嘗游城市見元勳佩服都雅丰儀所著光照道塗睥睨其旁者久之而後去自是州中轟轟然稱二勳蓋以元勳弟銘旂字懋勳故也嗣

後余與元勳旅進於學宮并校於鎮院元勳一文成輒自矜珍遇客廣座不甚交談間注目睨視而微哂一若傲夷不屑者然與之洽實溫謹敦樸無他腸遇試日元勳筆落如飛不移晷二藝立就余常與同學生徐次微戲爭遲速八邑之士習其如此每覘其後先以供鼓掌二子文出多得獎許余殊落落然元勳亦終已不第久之自去其諸生籍以終至今人爲元勳惜之余之所以識元勳踰五十年其始末可述者如此此五十年中故宮離爲茂草骨肉散若風花世變之流極年華之荏苒交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九

觸互動有不勝其盡然傷心者又安能詳紀其生平執筆以銘元勳之藏也邪姑爲之存其大都焉按張氏之先世居山西之洪洞始祖三從明太祖起兵天下既定乃分屯於睢州之潮莊遂家焉五傳至權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生正學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兩浙鹽運司都轉運使以忤崔呈秀致政歸里黨皆以善人目之卒祀於學宮子辰垣庠生五請鄉飲大賓是爲元勳之曾祖祖若父也母楊氏子二而元勳爲長銘鼎其名號恭齋生而聰穎七歲入小學家故華廡宴客多奏聲

伎羣兒競往觀之元勳若罔聞知伊唔不輟塾師
嘆爲不凡十四學使者烏程潘公昭度賞其文拔
入學其後各譽日起猶與其弟從朱介景孝廉北
面問業卽余所見兄弟連翩絕街入東舍時也州
守熊公聞其才延入署中讀書是時流賊蹂躪河
南壬午三月且逼州城守方召與議去就而其家
已倉卒出走不及待矣元勳無所歸仍依熊公遂
與偕至河北元勳素純孝未嘗一日離父母側旣
不知父母所在乃號呼往來鋒鏑間求之途人見
者皆爲飲泣旣而訪知其父在金陵遂買舟南下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風厲不肯時泊輒冒溽濤而進舟幾覆者數矣及
至父已去金陵尋元勳北渡方抵岸未及通家人
問復欲隨之北或以盜賊充斥止之元勳曰是何
言與父子經年不得見且以我之故不遑寧處而
爲之子者顧可偷一日生乎不顧而去父子交踵
南北屢失於覲面而後得相聚焉自相失以來匍
匐道路中哀思憔悴家人不辨其貌至是色乃復
舊亂定歸鄉里益刻勵爲文與其弟及州中諸名
輩聯爲學社每一文出爭相賞嘆試卽高等檄於
三十人中餘二十年其弟庚戌成進士去他亦先

後取科第而元勳獨不售吳伯其先生承京口聘
教其子去數月其母遭危疾呼元勳不及至而卒
元勳一痛而絕久之始甦三年之中未嘗一見其
齒戊午弟遊江南反舍未定而卒元勳哭之痛遂
病痲未幾其配劉孺人父尋繼之痛日深疾亦
日劇然弔者至猶以頭搶地而哭賓客莫不哀之
不及免喪而歿元勳貌豐偉微鬚善治容觀與人
煦煦然相見惟談文藝自信亦堅至老不衰性孝
友一門之內皆有嬰兒之色家傳忠厚元勳尤誠
樸絕不知有人世詭行誑語人卽欺之不覺也久
之人皆不忍欺其亾旣久人卒無議其一行之失
者元配劉孺人太康鴻臚寺序班劉公有源女也
能明大義當其闔家與元勳相失時乃往依其父
後謀他徙其父欲畱孺人不遣孺人曰生死從張
氏曾聞爲人婦聽舅姑流離而自居樂地耶父知
不可強厚資送之孺人盡以獻之舅其轉徙南北
行李不至匱乏者孺人力也生平治家嚴而不苛
燕居莊靖人望而畏之及侍舅姑則容色婉愉撫
諸姪以恩而教之有方諸姪雖極嬉戲佻達時聞
孺人聲必肅然止方元勳之在京口姑遭疾奉藥

餌姑匹備含歛多誠而如禮晚憂元勳無子爲置
妾李氏林氏家人尤頌樛木之德於康熙十八年
六月初三日酉時卒諸姪哭泣之哀皆如喪其父
距所生萬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未時蓋得
壽六十三云元勳則生於萬曆四十五年八月二
十五日寅時卒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戌時年蓋較孺人贏其四焉元勳無子以其弟之
子爲後卽淑文也娶于湯蓋大司空潛菴公重其
爲人故以女女其子司空家居時立志學會雖慕
就者衆而獨許元勳兄弟之質爲近道嗚呼士風
亦稍滴矣安得如元勳之孝友坦懋孜孜焉惟以
學問爲事者與相從容哉余故樂爲之銘銘曰
人惜君豐於學嗇於遇何爲獨遭此閔凶余羨君
樂乎天安乎人我生之初尚無庸銘君之行瘞幽
宮木夔遠遁兮山魃潛踪更何物兮敢青天白日
之下而過君馬鬣之封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趙岸先墓誌銘

丙午之夏有頤而削秀瑩潔如玉雪衣淺絳年可
十七八與今給諫王君公垂今進士侯子闇公離
立劉山蔚門前街次望之致翩翩然足羨也問知
爲趙韶州子岸先已而韶州公以病歸卒於雒河
舟次岸先驚毀往赴尋搆家難奔走風塵中近二
年後遇諸塗色黝膚溢氣體盡改於舊時不復別
其爲岸先矣岸先與王侯二人交莫尚歲中數同
王君過侯氏之廬以余方授侯子經故至必詣余
交問而退余來州亦必馳使相邀余則或至或不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二

三

至蓋岸先豪於酒日聚其徒飲鯨吸雷角余避其
轟却弗前也久之家漸不逮前而行日謹延白村
于家塾以教其弟岸先亦據案鈔左史及制舉家
言日數十紙復以臨摹不稱意毀去以爲常是時
余來州亦一二至岸先所岸先如侯氏請余仍前
而加肅見必訪以經書堅坐踰時乃去蓋非向者
侯子之故矣其後岸先邁病家愈不理客多去之
他所岸先獨默默閉戶處間過視之則著敝衣冠
出徑草沒趾几席器物雜置錯陳且有潰敗墻壁
間者人來與語多失所答舉目前近事一切不能

省記皆用以爲笑或且諧而調之余與相問答則必以正而不忍有一語之欺岸先凡與余周旋酬報亦纖細必中程度無舛者前其死一月所岸先偶在侯氏莊聞人言余子病卽冒炎馳至郡城疹而藥之岸先始終於余如此岸先死給諫君經紀其喪立後而撫其室踰年余來居城中給諫君問謂余曰岸先夙重君其生平所遭皆非人所常有當亦君之所憫也他日倘能銘其藏使岸先不得志於地上或可伸肩於地下余謝曰有君等二人在岸先何患不彰給諫君終以讓余而與閣公退擇摹勒之役以自効是年夏六月岸先之嗣京璐具幣來請曰先人幽宮之石王丈業已推先生且命孤矣先生其惠顧前好寵之以銘先人之菟懷隱志庶大白於來世其言順而哀給諫君又先之無容辭岸先姓趙氏諱登世爲睢州著族高祖諱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曾祖舉廉隆慶辛未進士大理寺左寺副祖夢日廩膳生 皇清贈廣東韶州府知府父霖吉順治己丑進士歷任韶州府知府母張恭人兄弟三人而岸先居中性愿謹幼爲諸生以席於安脆不任攻苦遂援例入國子

學然敬慕文士孫白村徐次徵常主其家望湯元博吳子淳若不及求一當而恐未能焉卽寒俊如張生玉標亦皇皇然造請無虛日尤篤友朋之誼於王給諫侯進士則忘爾我形更衣分甘不啻兄弟焉待其弟特異甚雖成人視若孩提量其飲食節其服御進以學則厲之間所欲則遂之病則憂之藥之死則哀之哀之不已則發病終死之跡其生平機利慧巧不設於心其博雅該通乘時適便或稍後於人而忠信友讓以視諸貴公子有過無不及也岸先凡百醫卜堪輿諸雜說無不自謂可試於用其嗜浮屠氏學尤篤卽彼法中群號爲愚無所得者岸先見之必拜雖自知之明不無少疎確以自信抑亦有足尚者娶湯氏大司空潛菴公女有葛覃勤儉之美而樛木逮下頗得古淑女遺意然終無子後其從兄弘緒子京璐太學生娶田氏卽來乞銘者女二許字侯進士子象謙者側室某氏出也許字王給諫子式似者側室某氏出也岸先少俊朗以韶州公客死未得親含殮遂發病居常忽忽似失志者謂葬韶州公地不吉遇葬師必以其學叩之烈日甚雪蒙犯于阡陌隆窪間不

少休屢遷其置以訖君死然後已其思有加於所
生用志不分不以其無益而不爲乃如此有兄早
死自顧已病不克繼述先業每涕泣勉其弟學爲
之延師也修脯儲侍之豐無吝焉見其一文之善
輒病減加食弟讀書東郭外不忍其獨往身與上
下晝則屏而伺夜則對榻與眠久之弟病徬徨奔
走百方療之卒不起哭之幾絕旣而念有遺孤幸
撫而至於有成已雖不能更有子先靈猶不至爲
餒鬼未幾其孤復天岸先旣不勝哀復日夜憂韶
州公之不祀遂薨鬱摧傷以殞其身此給諫君所
謂余當心惻者也岸先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
月日京璐舉君與湯氏合葬於韶州公之左方蓋
已已之十月不渴不淹付託可謂無憾爰爲之銘

銘曰

人出千巧君惟一誠以此爲子以此爲兄亦惟以
此乎彼友生禪謂已徹藝負能精雖未云然懿此
磴磴何風頽俗爲君勒銘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蘇印三墓誌銘

丐銘者孝子尊親之心銘人者學士稱情之筆義各得也然往往尊親念切慮操筆者惟核是主而不能厭吾之所求則不肯就質直之士而出其所言作者亦或泥乎不溢美之說而虞陳乞者繁無徵實而不中史氏程品乃至孤孝子不敢誣親之雅志而卒失褒善之誼苟易是焉則求非所求雖連篇累幅蔚萃古今賢聖才能而悉以相推適足自黜而不足爲親榮若窮一己之逆億而過以相拒則刻覈所極又失忠厚待人之意矣蓋由不知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三

親行之可貴卽一事已堪不朽子之果知貴乎其親雖辭繁而不殺亦不當聞而致疑也誠知之則求者必不至于失人言者必不至于飾夸豈不兩得也哉余賦拙學固雖不敢以質直自命間以語言加人輒懷溢美之懼然不欲刻覈失其忠厚固素志也惟審知其人而深信其言之可用者乃敢爲之涉筆今秋雍丘蘇孝廉次馮不以余爲不善諛來請銘其先人之藏吐論之際肝鬲如揭必知貴其親而能言其可傳者卽狀中所載無一浮辭誠足供人采掇苟求者皆如是何至慮質直之不

足以厭尊親之心予者皆遇若人亦免受刻覈之
怨而卒不至有溢美之失也樂聞而願爲之銘豈
顧問哉按狀蘇受姓於周司寇忿生其後或遷秦
或遷趙至眉州刺史味道乃爲眉人元時有諱成
者舉進士爲單父令卒官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
於單孫貴明初遷杞占籍於南肥倉上是爲杞之
始祖幾傳至化蕙兄弟俱有文名實公祖也父相
時爲陳公鸞鳳所取士蓋陳公名知人父老至今
言兩河督學之良者必及之娶耿氏生公公諱更
生字印三自號吹藜居士生而秀異九歲爲文卽
有奇句十七大中丞黎公玉田宰杞奉檄校童子
得公卷大喜曰此子異日必出我輩上薛太守案
衛司李貞固亦皆器公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以
文章氣節自勵嘗破家活弟子獄鄉里每言之則
至淚下壬午城陷爲賊所獲賊率令軍中凡得諸
生一一將入問計策同繫者三十輩皆無人色齒
相擊不能出聲公獨憤甚抗首以義折之語未畢
賊率大怒立命取在生頭來會其黨袁時中叛去
倉皇追之遂械公以從一日行一百八十里守者
困而怠因得脫歸及 皇朝定鼎潘進士佑君爲

襄陽令遇難不屈死公灑酒爲文哭而祭之許爲
不負生平期約嗚呼公之大節蓋如此尤善屬文
每一支出人爭傳誦邑中名輩結爲文社遠近必
推公執牛耳文經其評皆奉爲章程無敢渝者依
其指授往往掇上第去而公猶然盤跚諸生中弗
厭也戊子爲王公永思所首拔已薦矣膽寫偶誤
遂見罷王公深爲惋惜鉅鹿楊猶龍爲豫省右轄
駐節于杞見公文訝曰維斗天如之流奈何白首
尚困庠序中耶方謀拂拭會遷蜀藩去在塗猶數
數寄語淬勵之公始終多爲名輩所推獎而訖不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九

售臨終執其子之手曰余少時頗懷遠畧卒艱一
第此固命耶小子勉之遂卒初娶賀氏常以科名
期公已卯其病已革猶盼盼然冀捷音一至而絕
亦可哀矣繼娶楊氏甫歸公卽代姑治內政家人
宜焉城陷後無甌石之儲公之脯修不足以贍八
口孺人力操作以禦貧卒以無困當公破產活弟
也毫無後言斬色更非男子所敢望是皆可爲世
風者側室李氏公卒時年方幼能脫鉛華依楊孺
人終其身亦足徵公刑于之化與孺人樛木之德
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子一人爾翼

壬子副榜甲子舉人娶周氏楊孺人出女六適歲貢生陳舜者賀孺人出也適彭燦革趙岫張霏則楊孺人出許字陳磐適李瓌則側室李氏出孫二夢雷夢磐孫女三銘曰

孝友信義人道之常德充而符亦有文章不慳不忌女子攸行維夫舉順維娣袂良鳳凰鳴矣于彼朝陽一年三秀芝草煌煌人惟見希斯謂爲祥爰勒銘辭封之玄藏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

姜帝簡墓誌銘

公姓姜氏諱祚周字帝簡寧陵縣張弓集人父和軒公母侯氏公生而敦朴備於內行以痛弟之凶鬱鬱不解於心致疽發背卒蓋康熙癸卯二月二十六日距所生前萬曆庚戌四月十七日僅五十四年抑可哀也已娶王氏婦事無不稱理明智堅斷類非閨中女子所易及生於前萬曆己酉十二月二十五日後公二十五年年七十九於康熙丁卯正月二十七日卒子三昉王氏出甲子舉人昉時側室李氏出女三孫五孫女六曾孫男女各一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

昉卜於己巳十月二十七日將啟公窆合葬禮也狀稱姜氏之先實西華人其徙寧陵也世力南畝純靜無外慕六傳至和軒公有子五人公於兄弟中次居第三伯仲早亡公事父最謹侯孺人亡後和軒公遂虛其室自寢興盥漱食飲衣服裙綸几杖扶掖抑搔公無不先所向而得其欲和軒公至不知有身累友愛兩弟尤篤見興周名譽蓬蓬起邑中恐遞主門戶紛其業請於和軒公曰兒才不逮弟願任耕耘賦徭使弟得一意於學興周至不知有家累卒之和軒公以不撓其寧享上壽而興

周亦攻其業成進士未幾興周卒公慮傷和軒公
意進則制淚陽爲笑語退處私室則嗚咽叱噓卽
枕函未嘗乾也竟以是殞其身公平時以柔節自
持當事變猝乘雖以威力臨之不可回奪明季所
在嘯聚其豪有脅公者曰汝素不欺某甲富汝親
也宜知其藏當告我某吾仇也彼不疑汝欺其爲
吾誘致之不從承以刃曰且齒是公延頸曰二事
終不忍爲願就死賊相顧太息遂佚之去公潛往
啟所親使得避匿焉公雖布衣及物之仁率與有
權力者等其可紀者甚衆也又稱孺人孝敬能識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三

大體於公之亾茹哀以語其叔曰翁年至矣重遭
子喪恐弗任痛叔一意慰解喪事毫不敢累也於
是稱家治具而皆附於禮不及卒哭而葬曰不欲
子匱久畱室往來慘老人目也甫葬卽命其子昉
就傳邑中依其姊以居或止之曰孺人一子旣幼
且羸新孤盍少緩之屹不爲動不熟一書不聽歸
省有過痛責之畧不寬縱然背人則簌簌淚下見
者哀之其子承母訓督竟以有成己亥壬寅間宋
連大祲是時新易令甫下車威聲載路孺人逆割
膏腴田若干畝畀有力者曰稅役一藉公人皆目

爲見虎投谷其後令厲邳甯之猛縣人多以率斂
破家姜氏之產卒完人乃服其先識是皆可銘銘
曰

竭力事親捐生取義草萊中有瑚璉之器厥配孔
賢匪但內事成子以勞完家以智勿謂匹夫匹婦
之微託孤寄命轉敗爲功惜無爲之易地銘石可
勅斯文不墜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二

三

承德郎江南江寧府通判卓士趙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庚寅趙文學弘緒卜葬其先
府君江寧公介袁君虎文以壙中之銘來請虎文
文章鵬騫海怒赫然甲兩河乃反介以屬余是馬
先績黍雪桃之義也無乃失輕重之衡乎或以老
馬知道所聞之世固不詳於所見之世耶故受命
不敢復辭然執筆爲之終覺慙然於衷焉江寧公
爲吾睢盛族東阿以降世有顯人至公兄弟聯翩
蔚起一時言藝事者推趙氏宦斯地者如成公寶
慈知名寓內如金公伯玉莫不爭先納交咸期爲
皇家鳳麟乃伯氏彥公僅以崇禎乙亥貢於有司
而他猶落落也迨 皇清戊子公弟霖吉始舉本
省鄉試而公僅副其榜人多爲公不平然霖吉成
進士歷官嶺海卒以客死公入太學自罷就選人
筮得江寧通守江寧故建業地自孫氏後起江左
者類據以爲都岷流際天鍾阜蟠地猶昔也公得
振衣濯足於其間暇則訪官闕於秋風禾黍想主
臣於石燕江豚拾遺札撥斷鏃則王龍驤韓閻羅
曹武惠康蘄春之戰功如覲弔廢墟謁荒祠則王
始興謝車騎袁太尉方海寧之節槩如生亦足以

恣遊眺擴心胸抒憤鬱視景行矣宦而游此太史
公之所難兼而公坐收之尚可謂之弗遇也耶後
因奉竹入貢而解組之志遂決優游里閭多歷年
所而後終卒不見有一日蹙眉以視乎仰孫劉作
三公依竇霍秉旄節者不啻霄壤此則余之所見
者也公姓趙氏諱特可號卓士於兄弟之中居第
四始祖德明自許昌來遷高祖周府典膳名儒曾
祖明嘉靖癸卯舉人東阿縣知縣誥祖明隆慶辛
未進士大理寺寺副舉廉父府庠廩員 皇贈中
憲大夫韶州府知府夢日母阮氏湯氏劉氏皆贈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恭人公則封恭人李氏出也早失怙奉母事兄撫
諸弟無不視已力爲進退其爲學也雖髻鬢準程
而進無間寒暑以至兄弟各負時譽率未嘗一日
怠卽闖寇之亂流離播遷自家渡河而北復渡而
南饗殮不給自耕以供隨修奉母之餘輒呶唔不
輟迨以副榜貢於天子官有日矣而志猶弗已也
家居好義而樂施其友某亾嫠婦孤子方煢煢無
以自立而修城之役卒及之號泣欲死公力請于
守而脫之其在江寧日清幹自課通鹺販清蘆稅
鑄軍器約悍卒無不盡心而拒門人之貨以省獄

揮勢衆之劫以斃吏尤錚錚究以不隨時趨聖吏
議總督郎公聞之曰趙通判忠實人也而不免惜
哉公聞命治裝卽行行李蕭條無長物見者皆歎
爲清公甫行而海上之難作人咸謂得天之相云
公天性率易落落直行雖骨肉之間弗屑爲屈意
求甘貧以終無不得之色焉元配黃安人再配曹
安人二氏皆名族而曹尤有婦德卹前室之女如
己出州之言母道者必宗之公生于某年月日卒
於某年月日葬於康熙壬申二月初十日二安人
祔焉子三皆曹出弘緒仁弘化俱庠生女二孫十
五孫女十一曾孫男女各三此其狀中之所述者
也
以余所見推狀所述固其所優爲而亦不可謂
爲不幸矣銘曰
才則豐遇則窮僉扼腕乎是公余謂不然家叙天
倫之樂而官領山川之雄解組歸來首丘而終葬
得余文以銘其幽宮亦可安眠於其中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姜

蔣師唐墓誌銘

康熙戊辰九月戊子蔣君師唐之孤珩冒雨行三十里抵敝廬俯伏再拜請銘師唐之藏余正容以爲告曰竊聞之君子於其親方其存也竭志力以爲養迨其旣歿則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世使人推其所本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教之也而其親之名以傳古昔賢哲所以傳其親者如此不以其言也已言且不敢况肯借他人之言以傳其親乎夫以人之言傳其親實自漢魏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三

銘墓始而非君子尊其親之要矣卽欲以人之言傳其親亦必作者之言行足以取信於世其言出而人卽據之以爲信使以逝者卓然可喜之行而付之無聞之人不著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欲其取信於無窮焉庸可冀乎甚矣子之欲傳其親而不得傳其親之道也敢辭珩復拜而言曰先生詔珩者至矣敢不自勉抑先生之稱人也必核其實譽人也不踰乎分言無華而行可遠知不朽其先者爭歸之較夫碑版走四裔而人視之如無物者不啻霄壤先生其終哀而銘之珩之祖母與余

母同出於余姓而師唐常與余講昆弟權珩請之
動也又如此義皆不得辭故依狀叙而銘之師唐
諱堯臣姓蔣氏其先籍江西新建縣之半山坡元
末有諱宗者輸糧於汴阻兵遂於睢家焉六傳至
愚齋公汝能以萬曆丙子貢任陝西鳳翔少尹是
爲師唐曾祖祖廸光州庠生父奇俊字千子亦州
庠生母余氏生十六而爲督學拔置第一闖寇破
城從父避難河朔載其母於車力挽之手足盡腫
旣而往來河南北權物價之低昂而經營焉甘旨
賴以無缺寇退旋里蓋藏旣無餘而小劫復時時
作五里之外行人幾絕貿遷之計窮遂大困於小
店舖至三日不火聞野雞岡有粥糧者欲往市家
人畏劫弗敢前師唐率衆十餘人各持一囊竟往
往則得糧歸路遇劫者皆惶怖欲遁去師唐號於
衆曰家不食者三日矣得此庶可活否俱死耳與
其失糧而舉家俱死無寧與賊格或可幸完是糧
以生吾家於是持兵奮呼賊見其必死皆避易家
遂得濟 皇清定鼎亂甫敕而父卒其事母也備
極色養歷數十年如一日其母亦宜其養每舉以
教諸孫曰而父孝於我而當法之以孝而父也方

師唐父歿時諸弟皆幼長者纔十四少者仍在襁
褓師唐撫而教之各至有成其孝友之行郡人共
能道之師唐叔父連舉於鄉各擁厚貲師唐亦用
農事廢居起家然富不織嗇以義命財人皆安之
而其撫內弟遺女爲辦奩以嫁之士人之族尤爲
可稱者晚好壯遊三江五湖間其跡殆遍亦可謂
能自樂其生者矣庚申忽遭疾久之已愈踰年卒
以是死師唐生於前天啟丙寅九月十二日未時
卒於康熙辛酉十二月初三日辰時得年五十有
六初娶余氏郡庠生余公鯨女先師唐三十七年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二

三

卒其生也與師唐同丙寅再娶王氏開封府庠員
王公岫女子三珩卽來索銘者瑄瑨與太學生女
六俱王氏出孫三孫女五下於康熙戊辰十二月
初三日葬於州城東十里林家店之新阡以余氏
耐禮也爰爲之銘銘曰
无咎无譽易所貴以一善名斯謂士力養出險及
平世造次顛沛必如是母宜其養爲孫勵城東十
里公葬地爲子者過思無愧

袁太學墓誌銘

康熙辛未十月袁君子先既求余銘其先大人萊州公之藏矣未幾其弟之子珩復以其父太學生誌文請蓋袁氏與余家稱婚媾余世母卽郴州公之孫視萊州公則叔而於太學公爲從父姊妹故再世壙中之石皆以見屬余既舊知袁氏熟而世母又無後是役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臨泰字子敬郴州公之孫萊州公季子也郴州公以上名字爵里詳前誌萊州之配曰李孺人是生公公娶於王爲太康丁亥進士湖廣荆南道僉事輔運公女生一子珩其側室戴氏生一子璐女六孫男女各一以康熙己巳七月二十三日卒距所生前崇禎壬申得年五十有八卜于辛未十二月葬豆子營新阡禮也按狀公生而厚重甫入小學睢城卽陷于賊從父避難隆慮山中備極艱辛亂定歸鄉里得入州庠萊州公官湖南三楚初離闖獻焚掠之酷榛莽交塗獸蹄多于人趾公念萊州公单身在數千里外重趼走省甘履坎險弗避也及再補萊州山左風尚狡訐豪猾權貴根穴爲姦獄一搖手輒欲變亂枉直卽稍拂其指則立中以奇禍萊州

公弗顧公惴惴然懼而不敢言其後果以蜚語幾
陷不測當其庭訊時公懼益甚迨事白而公耳以
憂鬱遂失其聰及萊州公歸田里公憂於是乎始
釋方謀治疾以期復舊業無何萊州公與李孺人
相繼亾公哀毀之餘耳加聾疾亦漸深卒以至於
不起者蓋禍已兆於憂萊州公之憂云又聞之公
婿張生淑歐云公能行意不視人顏色爲向背正
與狀中所云性質直過於迂褻不肯隨俗波靡合
又云當萊州公柩殯西序時公日夜惶惶以不得
如禮襄事爲戚念已產饒於諸兄欲獨任其重且
艱者而諸兄讓弗許也公至死仍諄諄然以命其
孤公雖未得行其所謀其志誠足重其情誠足悲
也與狀中病篤時持其子泣曰吾年未衰不意遽
去人世雙親大喪未舉雖兩兄在吾終抱恨九原
矣又適同嗚呼輓近突梯脂韋之習中人旣深卽
號爲士大夫莫不和柔其貌異輒其言以市寵而
求憐欲求一探胸而言直已而行不知人世趨承
避忌爲何事者而了弗可得如公之朴拙木訥其
幾哉世人父母亾淹殯在庭必求驚外悅人之具
無一弗備而後議舉事稍有不周以不克勝人爲

文學褚公暨元配蔡孺人合葬墓誌銘

按狀褚氏之先爲山西洪洞人有諱德者始來遷
睢之孫聚寨八傳至封翰林院檢討公岑是爲公
之祖父文學公盛世母孫氏實生公公諱星字煥
彩生賦雋才少長知學文聲遂噪於時憶余童子
時讀天樂堂五子稿塾師爲道褚氏人文之美而
公與弟高郵公實翱翔其間互稱雄伯嘗一望見
之氣翛然俊也今狀復述其事親孝蓋不獨有其
文焉雖卓犖露頭角收小效於廩餼以早逝故不
潰於成爲可惜娶蔡氏石岡少司馬嫡孫館陶令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星

攀龍孫女也父曰魁芳母郭氏孺人閩德尤茂門
以內人與事無不就理稱未及人後節嗇愈至卒
完其故業益光大之以畀其子亦可謂克執婦道
者矣州人舉其行太守表厥宅里爲完貞全福而
人以爲允年八十二卒聞者猶哀之公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
年月日子三一湖一澄一洽一澄出後公從弟金
聲一洽出後弟高郵州州同斗女一適杞庠生王
公吉賢子桓孫三樾爲文最知條理檇樾孫女二
曾孫四卜於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啟

孺人之殞合葬公於州城西南三里康家河西之
塋來乞銘其藏中之石余賞樾文娟潔有法必竊
介福王母之繇故爲依狀而銘之銘曰

學成早歲宜騰騫文不能制嗇以年六齧八柱俯
闈媛奇操大壽家始延子克承之孫更賢有終舍
笑覲重泉千秋萬億樂斯阡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四

陳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寧陵張弓集人父世耕稼生而端重不好飾遇事靡所不勤年十八來繼沈文學中裕公之室前配姚遺有三子四女孺人撫之一若已出崇禎辛巳大疫姑染危疾中裕公禱以身代竟卒先是歲饑人相食孺人卒喪夫以禮而使家不至於知匱壬午州城陷巨室大族以流離故貲產多侵於役人孺人勾稽詳明嚴而不苛僮僕輒畏而不忍欺其避亂河朔也實子身往寒月無絮孺人挹其姑以體溫之姑老須肉食始飽無所得輒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望

網雀而爲之美其艱瘁有非人所曾經者或導以再行則痛哭而拒之厥後許定國據州城放兵四掠稔穗靡遺孺人并日而食國朝定鼎蕪田未闢稅起孺人復紡織以佐輸故其子雖孱弱終能度大難見升平而保其田廬焉凡沈氏家三十年衣食皆自孺人十指出畫作夜計勞瘁憂虞積塊如拳於胷鬲間時差時劇猶力疾不以女紅爲罷以至於卒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所生二男一女皆殤所撫三子一早卒鑄娶某璫娶某州增生嗣於其伯女適吳淇董某林某王錫蔭

孫三孫女三曾孫孫女若干人嗚呼晚季彞倫攸
斃類以慈孝爲不急孺人所爲不出家人尋常之
事非若割股愈親投緡殉夫足以震驚人之耳目
而致其稱者苟非身歷其間親見所行事卒無以
知其果不可能也憶余長女之嫁孟氏者甫十四
卽身任中饋凡妯娌不當姑意必引過於已而先
其勞爲婦十五年舅姑無愠色伉儷無違言死之
日宗族老婦哭之無有不哀親黨之好孟氏者未
嘗不悲其失賢助也而形管無述焉故聞孺人之
懿行不禁有感於中而爲之銘銘曰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翼

日與月啓萬象之蒙寒與暑成百物之功人卒無
述以言而感於中嗚呼其無名也乃爲盛德而不
可能斯惟中庸勸此貞珉爲巾幗風

常孺人墓誌銘

余初游梁時已不及見侯朝宗先生再至則識其子明經君彥室孫今教諭君貽孫乙丑移館城中與彥室居相比彥室造請無虛日丁卯秋教諭君試畢暫歸省覲父子朝夕過余舍雖談說多端必曰愚父子幸得以文章侍先生先母先大母幽宮之石其終以相累余謂先生大名垂宇宙孺人爲文士之配不當以凡筆陋墨叙述其生平且先生之誌屬徐恭士孝廉手珣璉之列更無容雜置瓦缶雖屢請必屢持是意辭以不敢作今春彥室具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

禮幣件纂孺人懿行衝風走百里介余姻張介人再拜來前曰先孺人葬以是年之三月願先生顧前惠而錫以銘伏地流涕不能起銘者丈夫立勲于時爲君所嘉策于廟而賜以爨器侈其事誦頌而勒之金石如召穆公天子萬年弗父何莫敢余侮是也女子無外事則不中銘法間有畸行異蹟則又多軼于中庸之指往往無足予銘今據狀孺人之所以佐其夫者實與雞鳴之詩人有合而無攸遂在中饋又適如平大易之義是皆可銘而彥室得其所以事親之道尤不可沒故不敢以不文

終辭按狀孺人姓常氏父維翰前丙午舉人山東
東平州知州母某氏生而婉慧閒靜父母尤鍾愛
之先生之祖太常公聞其賢爲先生聘焉十七歸
先生事舅姑克循婦道姑疾侍湯藥惟謹或閱其
勞寬以有長嫂在曰吾求盡吾心而已此而不盡
更于何事盡之姑安其養臨終顧曰新婦能孝以
奉姑事舅蓋可知苟相夫以有成吾目瞑矣孺人
受命故終身以道義與先生相砥礪宋俗故豪靡
游宴歲時不絕先生或晚歸見孺人篝燈紡刺恭
默不語則愧卽據案誦讀與之相答或至微曙其
後遇會雖往終不卜夜於是學日益進爲文閎肆
蓬蓬譽起南北舟車至梁苑皆願納交而先生貴
公子且負其雄雉孺人則爲之諷古詩以規之曰
大海湯湯水所歸君與士之最下者同處斯善矣
先生感其意卽寒峻有一藝之長莫不推獎之禮
有加焉故士之至者如歸至則出旨酒以燕樂之
其困於道途則具屨屝以資匱乏於清流之被禍
者尤畱意不惜罄奩中裝俾先生爲之營解於是
海內口侯公子賢不置亦且口孺人賢不置矣渡
江後馬阮當國孺人私憂之語先生曰禍在是矣

蓋去諸爲之豫籌所宜往先生履遍吳越孺人應時供給而人卒不得其跡無望門之累毀貌之辱而竟免于難者蓋孺人先幾之防致然也烈丈夫所難而孺人以身蹈之復歛燄韜光不揭揭然耀人耳目之前其義洵可尚焉此余所咨嗟愾慕而不能自己者也其他壺德載狀中者皆可爲婦女法所尤不可及者司徒公薨常以不時葬爲已責終其身未嘗一日怠屬續之際猶諄諄以命其子且回顧兩嫂曰獨累奈何然後絕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朝宗先生諱某家世官闕具于前誌謹叙其大者而銘之銘曰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吳

臥九京

父作守舅上卿夫文淵淵金石聲有孫一官舊華清凡百所志子能成松楸無改不驚崩孺人含笑

宋孺人梁氏墓誌銘

壬申夏六月商丘宋彥堅介門下劉生丕忱來謁
曰先君不幸於康熙癸亥棄諸孤旣葬矣庚午先
孺人復無祿不孝學遭此閔凶殆弗興寤免喪猶
未克襄大事日夜在疚有如負痛今卜吉八月初
八日將耐先君之兆庶幾得道罪愆獨是先君之
藏山蔚劉先生幸賜之銘以光泉壤敢獻先孺人
之所以治門以內者欲邀惠家世父丐先生一言
俾先孺人有聞於來世學兄弟感且不朽余受其
狀而讀之始而感中乃嘆且羨旣竟忽不知涕泗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

之橫集也狀載中書君爲大學士文康公季子瓊
鹿邑梁氏父爲僉事公遂母王夫人柘城叅議雒
符公女也憶丁酉戊戌間余外舅王翁定之嘗過
余家見余女婉孌綜敏愛而撫之曰吾家所自出
者多賢因舉梁氏祖姑有女三歲失恃依祖母以
生其德與工皆不學而成邑之言女美者必首梁
氏余心竊識之今徵諸狀其言益信而骨肉逝比
飄風有感於斯惘然無以爲心也文康公自其前
代世有家法爲其子孫皆質朴長者至於女德之
茂自丁太夫人以下尤爲郡人所稱吾州王繪事

公垂其弟實受室今中丞公公垂數爲余言吾郡如宋文康公家可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矣余所聞者如斯也因舉中書之配以實之又與今狀中所稱不殊余因嘆公垂之不余欺而羨宋氏閨中世多女士焉孺人生于名族其行見狀中者皆人道之常而世或未之能者非中書君周親如山蔚文筆之妙決不能點染使有生氣至於敦勉中書君輟其詩酒丹青之好一意佔畢舉子業嚶嚶如吟秋之蟲卒至不階先蔭克自振厲姓名得薦賢書尤非山蔚周旋中書君孰莫得紀其雞鳴

逸德軒文稿

墓誌卷三

三

戒且之詳也不幸而山蔚長逝不得已乃以此著作屬之寡陋無聞之人則其中心如刺不但以孺人身後之失其傳爲悲也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以中書君貴封孺人子二學字彥堅卽來乞銘者次壻俱娶于葉氏孫二繡虎嘉平孫女四中書君家世爵諱子女聘字詳前誌者不更載也嗚呼詩稱無非無儀易言在中饋明女子之德不顯其光也傳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至德民無得而稱焉蓋以鮮能爲至而非以人稱爲至也今孺人之行近中庸旣爲人所

鮮能矣見於前後之稱者又如斯嗚呼又何加哉
孺人之伯中丞公最知言得無重賞於斯文也耶
遂繫以銘銘曰

生華屋歸山岡住世日少流芳長大書斯文深刻
固藏

逸德軒文稿

墓誌
卷三

三

守真子墓表

守真子者譙人也以武功起家然世多長者行及青芝翁娶修氏生子三而守真子最少早孤事母甚謹婉轉務悅其意母性嚴下一日之間譴呵屢及愉色婉容下氣柔聲未嘗少改隣有節婦徐氏每見之未嘗不掩泣嘆爲純孝也兄弟四十年不異爨出入一裁于伯兄斐斐亾有求析業者守真子痛哭從之田廬器貲一聽仲兄分畫凡爲多寡勿問其信素爲人所倚任族中爭以藐孤相托有以則者至舍其親兄而屬守真子其爲大節亦可

逸德軒文稿

墓表卷三

一

槩見已治家則不遺纖悉賓祭婚喪有節見一粒一薪委地則召家人勗之曰此農人汗血也若何福以承而敢易之至里有大徭役人有窮困無告及先賢祠墓之圯毀者斥財營救弗吝也爲人謀期盡事理授經子弟必正襟危坐嚴其辭說然遇有解義弗通者和顏曲道必令冰釋而後已有丈夫子五其四曰封生而聰敏守真子義方之訓尤至尋常非稟命足迹不敢離戶庭雞初鳴守真子輒起隔牕呼曰得無尚未醒乎此際正好體貼天理勝旦晝收縮十倍也居常訓曰心貴虛尤貴細

不虛則無所容不細則無出入又曰當視人猶己不可不顧他人只顧自己又曰凡事須做到聖賢地位縱弗驟能亦當着實做去子封聞之者熟故能有所興起憶己已夏封跨蹇相訪與之言非所恒聞于朋儕間者疑必有所從受今秋封丁其繼母憂治喪一依古禮事必質諸人而後行將營葬持守真子狀來乞表其墓讀之乃喟然歎封之所以迥異流俗者蓋有本焉不可誣也世衰道微人懷苟且蒙養成人之教槩置不講父之所謂愛其子者平日則縱恣參養一任其意之所欲爲卽或課以詩書督之肄習亦不過爲他年利祿地耳無惑乎數百年國家無善治吾黨無真儒也求其以天理人情教其子絕不使有一毫世味相參如守真子者蓋亦鮮矣宜其子之克自振拔也故特表之以爲天下爲父者勸抑亦必如封之善繼其志乃可傳父之薪於無盡也守真子姓李氏諱壘字秀涵世系子姓詳載誌中者不更著

吏部驗封司主事郜公墓碣

崇禎壬午癸未間余客曹南嘗出逢尹於塗驚其
瓌秀歸叩所以爲政於逆旅主人主人曰尹姓郜
氏長垣人起家進士自壽陽來調壽陽人不忍失
訴于上幸諸當路力持之而後吾邑始得而有貌
雖纖白文弱中實介特有主遇大事不可回奪因
道諸美政甚悉且曰若其抗驕鎮拒汰督則賁育
不足道也問其詳主人自視戶外下其聲語余曰
劉澤清邑人也素無賴不見重于鄉里今以大將
軍鎮山東卽家開府睚眦殺人甚衆戚屬監奴率
恐喝丞尉以亂法公則執而法之曰吾奉朝廷三
尺以能不骹取重將軍爾輩敢撓我如將軍何澤
清有所欲治輒出一刺下縣獄及公來從容謂澤
清曰公受命鎮一方貴與制府臺使等制府臺使
置人獄以符今以刺是公自細其體使約於制府
臺使也縣官不願爲公承是後旣醜以刺干而難
於行符遂絕不更下人獄吾邑惡少竄名軍籍者
率與民雜居城內常數輩腰刀秣首遊市肆少逆
其意卽破器物掠貨財或至傷人肢體公白澤清
請各兵主名籍記之餘悉出諸城外一軍皆謹矢

及廨垣公弗動澤清察公不能容其逞卒禁而徙
之如公約其所以述公拒督臣者更纖悉又云是
時督臣奉尚方兩司以下稍忤其意輒以從事公
則以一令倔彊其間人爭爲公危會諸生蔡輝詣
軍門訴士卒擾人狀督臣疑受公指遂杖蔡而作
蜚語撼公終以公所守者正不能害也余時雖爲
童子頗知壯公後數十年於書肆見有江北七子
詩其一爲長垣邵雪嵐先生愛其語清宕蒼婉問
知爲公子因訪公去曹後事書賈云公事白後以
兵部主事赴召未至都城不守遂反曹邑聯絡舊
部沫血討賊擒僞官復城邑以失援南奔授驗封
主事弘光出亾從之不及匿名吳越者近二年其
子踪跡得之迎以歸當路屢薦之奉 命敦迫堅
臥不起余問曰今亾幾年矣曰見在也於是合今
昔所聞不禁欣然願爲公執鞭康熙辛未雪嵐先
生以書來曰某慕君文筆久不幸先君子以戊辰
棄世今卜以今歲葬某所墓之銘旣有屬矣願賜
隧道之碣以不朽先君子公旣余所夙仰先生請
之勤又如此謹爲文使勒石以昭示後人公之先
世居山西之長治有諱杲者始來長垣愛城南邵

莊地爲蘧伯玉舊里遂占籍焉果生信信生壬娶
於邵生子二長永年次永春壬早卒邵以節聞永
春中明嘉靖壬戌進士由御史爲按察使公大父
也父和鳳娶吏部尚書崔公景榮女生公而和鳳
歿崔氏殉焉事聞遂與大姑同旌爲雙節公二歲
失怙鞠於廉使公八歲廉使公復亾乃就學外大
父冢宰公家經史經目輒了其義多爲先達所獎
許十五補博士弟子邑令張公士第嘗見公文延
爲其子師三年未嘗共胥吏一語崇禎癸酉舉于
鄉出葛公徵奇之門謂其策多經濟名言尤歎其

逸德軒文稿 墓碣 卷三

三

折漕之議爲通達時宜及入中臺上之朝遂著爲
令庚辰成進士觀戶部政他觀政者爭出遨嬉公
獨晨入署公事畢卽取簿書精閱於天下戶口軍
儲登耗出納之數鈎稽簡核人或笑之曰此國家
大命也苟不熟之胸中事及必棘吾手大司農以
下皆異之初選壽陽知縣縣當秦晉衝號難治公
至剔弊發姦壞者理寃者雪其逆司理成案解不
應辟者人尤驚伏云巡按御史陳公純德亟薦之
侍御之使秦者如陳公昌言霍公達亦莫不交口
譽于朝會曹縣缺令霍公語主爵曰曹巖邑又鎮

帥家不易理也非得如郟某者不可遂調知曹縣
壽陽人數千聚臺門乞畱不得乃肖像祀之其去
也車軼連日不能前於是公令壽陽纔七月耳其
感人之速如此抵曹受事進父老於庭詢民所苦
僉曰邑有六大害曰盜曰兵曰漕曰河曰賦曰訟
公懼然曰吾知所以治曹矣曹介畿輔兗豫爲羣
盜淵藪盤踞數十年爲人害公視事三月例閱城
先一夕戒壯丁率以登陴卽戎服介馬而馳直壓
賊巢出其不意悉殲之自是境無伏莽之戎縣歲
漕萬石於張秋二千石於臨清皆在四百里外吏
胥出納爲姦民苦蕭然煩費公則親至倉所驗兌
額外一無浮需且戒曰三日往三日還十日輸米
吾待汝過期不汝待也民恐公去弊生皆爭先運
致故人不擾而事集曹境之瀕河者凡爲堤十四
壩二十歲征民間銀數千兩以備修築官以充橐
而仍分其役于里丁人不勝怨故板築不力田廬
時遭淹沒公悉用其銀募丁壯相度有方而撫循
復至無不勸築堅彊卒公任不聞有漂蕩虞及河
決柳園上命工部尚書周公堪廣治之徵柳山東
諸邑曹當輸數萬束以軍興法督趣上下倉皇憂

不能辦公乃以家財使僮客就近買運先期告完
然後徐以輕值取償曹人不知有役於是巡漕霍
公達總河張公國維及周公皆才公交章薦奉命
減俸行取公乃肅紀綱以繩兵酌緩急以登稅劑
貧富以均差逐訟主以省獄六弊爲之一清間念
時事孔亟武備尤所當先於是選良家子之有勇
力者授以方畧日訓而月練之久之皆成勁旅公
復鼓以忠義優其衣糧故人人願爲公死嗣後擒
大盜保孤城卒賴其用先是王公永吉備兵通州
受知懷宗嘗召見平臺俾巡撫二東以收攬人才

逸德軒文稿

墓碣
卷三

五

見寄至是以公名上稱爲山東廉吏第一方需次
而督臣之具錦成矣遂下東臺平議卒無所得會
督臣去事乃解甲申闖賊據關中兵指三晉畿輔
大震上諭樞臣推擇內外臣僚之知兵者補部屬
以備簡用樞臣請以公爲職方司主事管前司前
司者部秘要也有明一代文臣不由銓授實自公
始公聞命北上至濟寧京師已陷公遂反曹入叅
將張成福營成福者澤清部曲也時據邑安陵鎮
以自守公說使起兵復往來大名廣平聞合大司
空劉公遵憲等與爲聲勢而公駐軍桃園將圖大

舉會南都有所立封澤清東平侯開藩淮南召成
福赴其軍公聞之急往謂曰賊勢猖獗大名諸邑
命危若緣君一動足成粉齏矣能稍畱數日共擒
叛人之爲賊張聲焰者則餘者破膽不徒河朔猶
得圖存君之東行亦可無累成福用公言遂畱誅
僞尉擒僞令復數城而後去成福旣去公孤軍無
援遂南下道梗僮僕皆亾去單身臥病舟中賴曹
人傅生扶持之始得渡淮旣渡麻衣草屨見東平
侯侯迎歎曰君蒙難不失其正向苦知公未盡也
爲具冠服使詣閣部史公可法于江浦爲言進軍

逸德軒文稿

墓碣
卷三

六

徐邈號招曹濮固圍河外以圖興復不可以險遺
敵失豪傑心史公乃置一軍白洋河擬以公爲監
軍使者時南中狃于偏安分朋黨以修恩怨動掣
閫外肘而藩臣亦驕不奉命公度事終不可爲辭
不受冢宰張公慎言素知公薦授驗封司主事張
公去徐公石麒麟代之事皆諮公而後行公亦悉心
甄別經所進退人無不以爲允南都陷轉匿江湖
久而始歸曹公溶陳公名夏孫公承澤及撫按先
後薦之奉 旨仍補舊職終辭不就優游林泉垂
五十年而卒方其病也家人進醫藥却之曰反本

還原人道之常若以觀化爲恤耶遂書自序以見
志於子孫各因人示戒絕無一語及私公生於萬
曆壬寅二月二十一日寅時卒於康熙戊辰八月
十四日酉時得年八十有七娶王氏前少保吏部
尚書永光孫女 皇朝封榮祿大夫鑾儀使鏞之
女也幼聰慧榮祿公授以書及爲說古今賢人列
女事卽皆通曉及歸公廟見後母崔夫人使婢往
覘之見已早起盥櫛操作供婦人事歸報榮祿公
大喜曰吾可無憂矣公當廉使公亾後年旣少田
園廬舍悉委隸人侵蝕不可究詰安人意弗善也
謂公曰先人旣無厚遺奈何盡黠奴手且家亦何
需此快快者公大以爲然卽日召諸隸人罷遣之
安人手操管鑰出入有稽家遂日饒廉使公及元
配殯十年不克舉至是始襄事焉公爲諸生屢舉
不中安人爲延名儒時玄清先生備侍食品無不
腆潔先生常歎其賢至於家務安人一切任之不
使纖毫關公心故得一意讀書聯掇科第迨公作
宰兩縣安人勤苦更倍他日安人明知過人公每
有大疑必決之而後行故公欲南奔則曰渡江諸
賢聲施至今行矣勉之及 皇朝追授以官則曰

蓮村小築可以偕老因自號偕庵以勵之公得爲
聖朝逸民固其勁節不渝亦安人有以成之也其
教雪嵐先生亦如所以相公者故鄉人爲之稱曰
前不愧婦道後有光母儀至于應變當機哲不累
貞尤非人所易及以子煥元貴稱太安人其卒也
公私謚曰莊慈淑慧且謂其有過人者三功我者
十蓋實錄云安人生於萬曆癸卯正月十六日申
時卒於康熙戊申二月十四日未時得年六十有
六子二長卽雪嵐先生煥元順治丙戌會試中式
丁亥成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娶劉氏次寵元

逸德軒文稿 墓碣 卷三

壬子拔貢娶王氏繼耿氏女三壻爲杜宸楊暄張
握理俱庠生孫爲煥元出者拔貢驥遠爲寵元出
者騏逢庠生驥遠曾孫一貴曾曾孫女一皆驥遠
出公奉先孝與人義行已廉述作富詳狀中者不
更載里人欽其大節羣稱曰貞靖先生系之以詩
鐵石爲骨雪爲肝幼好奇服炭高冠生公爲世迴
狂瀾渤海潁川合一官戴頭入軍蹶膽寒欲提鐘
篋還長安厦傾有木空盤桓蒼梧雲遠淚不乾炳
炳屢磨色愈丹皂帽從著菊共餐壯年肥遯老河
干有配閨中實慧端錯節觸手易所難鹿門相攜

歲月寬大書茲銘加深刊貞靖榮名萬古完

逸德軒文稿

墓碣
卷二

九



卷二 墓碣 九

路先生墓碑

自端木氏反築于場而師弟子之誼始敦自子與氏疇縞不可尚之論出而弟子鬪揚其師之美始盡縱橫於戰國焚坑於暴秦數百年來人心一變而此風爲之遂泯迨至漢文除挾書之律而孝武復表章六經經術尤明者立爲博士於是轉相講授師弟子之名然後復見於世服勤之久乃有其師雖以罪死不忍更名他師寧自供以解官者有衆中偶辱其師卽心爲之憤輒以鋒刃相加者雖失中庸之道於在三之義亦不可不謂之甚篤而

逸德軒文稿

墓碑卷三

一

有禮也自時厥後競尚虛玄人無引繩蹈矩之心師罔所授弟莫之承縱弛解散情弗繫屬馴至李唐不可弭止見有人以師推人者則羣非笑之見於韓柳之書者可考也退之雖抗顏欲以師道自尊而皇甫湜張籍孟郊輩亦未嘗純以弟子之禮相待焉宋室之興五星聚奎文明之運日開景祐慶曆間泰山孫明復湖州胡翼之或以道自重或以善及人於是多士翕然宗之其後洛閩諸大儒出發聖賢之心源殫知行之善誘而斯人更知有師嗚呼盛矣後數百年姚江以良知之學感天下

從游之士受恩既深及其卒乃有以衰經喪之者
觀過知仁斯寧無所致而然與風流既遠言絕道
喪如寧陵李龍德輩之知尊其師者不猶行古之
道也與諸子之師爲邑張弓鄉截蒲路先生先生
諱史字直公爲郡庠諸生純彞之德足以薰人而
多方善誨開門授徒束脯之奉一切弗納於是四
方來學者日衆先生隨才而有所曲成無不各使
植立凡先生弟子之出行乎塗者人皆目異之故
雖僻處一方識者過之嘆其有禮義之風焉先生
年八十卒諸子旣哭於寢矣已葬又謀伐石墓上
以彰其德苟非先生之教有以深洽乎人之隱微
烏能使人戴德於已歿之後思所以揚其休於無
窮也耶然非諸君子崇古嗜學亦豈能釋思所教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如是哉嗚呼授受之道至今
日蓋難言矣師弟相與變爲商賈爲師者以弟子
爲外府爲弟子者視師爲保傭交征以利而滅其
誠法堂草長而講授之音無聞反而相傷而射羿
之弓時關如此而望有以誘掖獎勵成其材心悅
誠服致其報必不然矣無惑乎臯比尚設而已唱
驪駒死儼在堂而不聞失聲也使若輩過先生之

隧觀是碑以詳求先生師弟子之誼有不辭顏浹
汗而思一易其習心者其亦可不與之於斯人之
列矣然則諸君子是舉挽頽風追古道誠有足多
者焉而先生尚矣

逸德軒文稿

墓碑
卷三

三

善哉游武堂尚矣

慨矣然以前輩干戈學跡屢屢出古昔窮年累
月而思一易其習心者其亦可不與之於斯人之
列矣然則諸君子是舉挽頽風追古道誠有足多
者焉而先生尚矣

亾室行畧

亾室姓王氏柘城縣霸王岡人高曾以來世有厚
貲逮其祖訓導公而益大有田三萬餘畝邸第遍
邑中父心寧母張氏年旣壯止一女故兩世奇愛
之組織烹飪之事勿使習也十五來歸逾年城破
其父母欲避地他邦特過州邀余同往余不可是
時闖賊圍汴游騎充斥于梁宋之郊不得已挾亾
室至曹南相待久之余不至遂南寓金陵其明年
中原亂定余始渡江迎之歸余家遭亂旣亾其資
田廬復爲黃流所沒奴婢逃散四堵如洗一切衣

逸德軒文稿

行畧
卷三

一

服飲食皆亾室是辦驟責其所不習率不中程余
性卞急輒詬誶亾室但自咎而無怨久益困辛卯
壬辰間或至竟日不食經冬無絮交謫之語卒不
至于余耳乙未余初授徒漸得飽煖其後脯修日
豐凡其所入亾室不以一錢自私惟聽余奉父母
給兄弟供賓客如是至死視他人所謂篋笥囊橐
卒無也亾室性愿能勤儉雖未讀書屈心行事頗
近大義余父母有所需雖盡余所有以獻而無難
色兄弟之以貧來告者不待余卽津資乃或過於
余意之所期余不善治生產亾室私憂之而不敢

言乘余意平時進曰使常如是衣食才足固可無他望恐一旦失館穀君氣高度能屈已假貸人以爲生乎縱不自恤奈甘旨何蓋少營田業爲永久計余始買郭北田四十畝宅一區焉乙卯丙辰旣哭吾女復喪吾父啣哀服勞因而積塊于胸鬲間經十餘年不解其究也仍以是死吾父旣歿偕余兄弟共養吾母亾室雖從余在外率三月一至家母性嚴飲食應對扶掖抑搔稍不如意則怒五年病不能起亾室偕諸弟婦晝夜侍夜則一羈置榻前中宵十數起雖隆冬亦然諸弟婦往往得罪致

逸德軒文稿

行畧
卷二

二

累其夫受譴而亾室終始幸告無罪余性褊與人交雖無他腸率少可者每有所忤入室猶忿形于色亾室問知之百方解慰曰寧知人不以君爲非其意乎如是求與人交難矣余往往爲之意解人之問遺余多不願受人或疑爲矯亾室曰無故受人問必懷愧不受誠是也人以文來質余率任情塗乙亾室在側必曰君豈盡是而易以繩人耶余止一子且羸弱亾室極憐之然余教以讀書雖過苦不之阻余外王父母無子止生吾母一人每當霜露之辰必勉余往上丘隴曰爾外祖母止生姑

一人不可及君身使爲餒鬼迴顧余子曰卽甚忙
勿忌墳頭化一陌紙錢畢汝世則無如何也凶室
終身冬不爐暑不扇體不御絺綌口不茹菓果親
身井日而不設女僕惟恐以之益余憂竟死日將
瞑猶諄諄念余貧屬薄葬疾大亟余勉之曰子勿
苦曰從來有死余不以爲戚惟吾母未葬雖知死
者不復念此君幸爲我圖之遂絕可謂了了于生
死之際矣嗚呼痛哉凶室生天啟丁卯十月初七
日卒康熙戊辰七月二十五日子一玉畧娶孫氏
撫弟之子一科昂娶陳氏女四孫二獲爲王畧出
習爲科昂出孫女五王畧出者一科昂出者四

逸德軒文稿

行畧
卷三

三

